

金粉世家

集續

張恨水著 第二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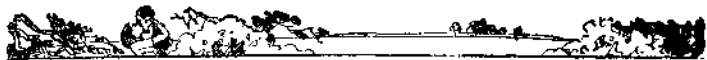
William



行印局書界世

第八集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六十七回 | 一客遠歸來落花早謝 | 合家都忭悅玉樹雙輝 |
| 第六十八回 | 堂上說狂歡召優誌慶 | 車前驚乍過迎伴留痕 |
| 第六十九回 | 野草閑花突來空引怨 | 翠簾繡幕靜坐暗生愁 |
| 第七十回 | 救友肯馳驅彌縫黑幕 | 釋囚何慷慨接受黃金 |
| 第七十一回 | 四座驚奇引觴成眷屬 | 兩廂默契墜帕種相思 |
| 第七十二回 | 苦笑道多財難中求助 | 逍遙爲急使忙裏偷閑 |
| 第七十三回 | 扶榻問黃金心醫解困 | 並頭嘲白髮蔗境分甘 |
| 第七十四回 | 三戒異時微言寓深意 | 百花同壽斷句寫哀思 |
| 第七十五回 | 日半登樓祝嘏開小宴 | 酒酣謝席赴約賞濃裝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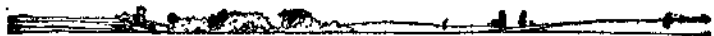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回

第六十七回

一客遠歸來落花早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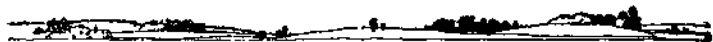
合家都忭悅玉樹雙輝

鳳舉好容易熬到了次日早上，先到燕西書房裏坐着，派人把他催了出來。燕西一來，便道：這件事不怨我們照應不到，他要變心，我們也沒有什麼法子。鳳舉皺了眉，跌着腳道：花了錢，費了心血，我都不悔。就是逃了一個人，朋友問起來，面子上難堪得很。燕西道：這也無所謂，又不是明媒正娶的，來十個也不見得什麼榮耀，丟十個也不見得損失什麼面子。鳳舉道：討十個固然沒有什麼面子，丟十個那簡直成了笑話了。這都不去管他，只求這事保守一點祕密，不讓大家知道，就是萬幸了。燕西道：要說熟人，瞞得誰過。要說社會上，只要不在報上披露出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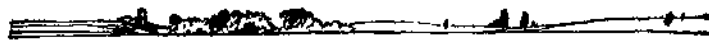
來，也值不得人家注意。燕西說時，鳳舉靠了沙發的靠背斜坐着，眼望着天花板，半晌不言語，最後長歎了一聲。燕西道：人心真是難測，你那樣待他好，不到一年，就是這樣結局。由此說來，金錢買的爱情，那是靠不住的。鳳舉又連嘆了兩聲，又將腳連蹙了幾下。燕西看他這樣懊喪的樣子，就不忍再說了，呆坐在一邊。對坐着沉默了一會子，鳳舉問道：你雖寫了兩封信告訴我，但是許多小事情，我還不知道，你再把經過的情形，詳細對我說一遍。燕西笑道：不說了，你已夠懊悔的，說了出來，你心裏更會不受用，我不說罷。鳳舉道：反正是心裏不受用的了，你完全告訴我，也讓我學一個乖。燕西本來也就覺得肚子裏藏不住這事了，經不得鳳舉再三的來問，也就把自己在電影院裏碰到晚香和晚香兩個哥哥，也搬到家裏來住，種種不堪的事，詳細細的一說。





第六十七回

鳳舉只管坐着聽，一句話也不答，竟把銀盒盛的一盒子烟捲，都抽了一半。直等燕西說完，然後站起來道：「寧人負我罷。」停了一停，又道：「別罷了，我還有許多好古玩字畫，都讓他給我帶走了，真可惜得很。」燕西道：「人都走了，何在乎一點古董字畫？」鳳舉道：「那都罷了，家裏人對我的批評怎麼樣？」燕西道：「家裏除了大嫂，對這事都不關痛癢的，也無所謂批評。至於大嫂的批評如何，那可以你自己去研究了。」鳳舉笑了一笑，便走開了。走出房門後，又轉身來道：「你可不要對人說，我和你打聽這事來了。」燕西笑道：「你打聽也是人情，我也犯不着去對那個說。」鳳舉這才走了。可是表面上，雖不見得就把這事掛在心上，但是總怕朋友見面問起來，因之回家來幾天，除了上衙門而外，許多地方都沒有去。回了衙門就在家裏。佩芳心裏暗喜，想他受了這一個打擊，也許已經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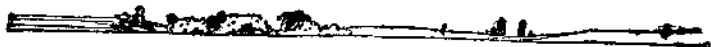


悟了。這日星期，鳳舉到下午兩點鐘還沒有出門，佩芳道：今天你打算到那裏去消遣？鳳舉笑道：你總不放心我嗎？但是我若老在上海不回來，一天到晚在僚子裏也可以，你又怎樣管得了呢？佩芳道：你真是不識好歹。我怕你悶得慌，所以問你一問，你倒疑心我起來了嗎？鳳舉笑道：你忽然有這樣的好意待我，我實在出於意料以外。你待我好，我也要待你好才對。那末，我們兩人，一塊兒出門去看電影罷。佩芳道：我不好怎樣罵你了。你知道我是不能出房門的，你倒要和我一塊兒去看電影嗎？鳳舉笑道：真是我一時疏忽，把這事忘了。我爲表示我有誠意起見，今天我在這裏陪着你了。佩芳道：話雖如此，但是要好也不在今天一日。鳳舉道：老實告訴你罷。我受了這一次教訓，對於什麼娛樂，也看的淡得多了，對於娛樂，我是一切都引不起興趣來。佩芳笑道：你這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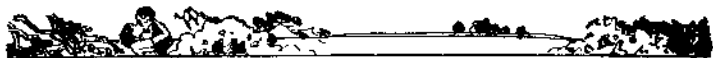
話簡直該打。你因爲得不着一個女人，把所有的娛樂都看淡了。據你這樣說，難道女人是一種娛樂，把娛樂和他看成平等的東西了。這話可又說回來了，像那些女子，本來也是以娛樂品自居的。鳳舉笑道：我不說了。我是左說左錯，右說右錯。我倒想起來了，家庭美術展覽會，不是展期了嗎？那裏還有你的大作，我不如到那裏消磨半天去。佩芳笑道：你要到那裏去，倒可以看到一樁新聞。我妹妹現在居然有愛人了。鳳舉原是坐着的，這時突然站立起來，兩手一拍道：這真是一樁新聞啦。他逢人就說守獨身主義，原來也是紙老虎。他的愛人，不應該壞，我倒要去看看。佩芳道：這又算你明白一件事了。女子沒有愛人的時候，都是守獨身主義的。一到有了愛人，情形就變了。難道你這樣專研究女人問題的，這一點兒事情，都不知道。鳳舉笑道：專門研究女人問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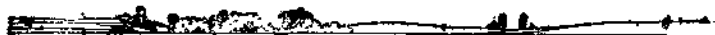


的這個雅號，我可擔不起。佩芳道：你本來擔不起，你不過是專門侮辱女子的罷了。鳳舉不敢和佩芳再談了，口裏說着我倒要去看看，我這位未來的連襟，是怎樣一個尊重女性者？一面說着話，一面便已將帽子戴起，忽忽的走到院子裏來了。今天是星期，家裏的汽車，當然是完全開出去了。鳳舉走到大門口，見沒有了汽車，就坐了一輛人力車到公園來。這車子在路上走着，快有一個鐘頭，到了公園裏，遇到了兩個熟人，拉着走路談話，耗費的光陰又是不少，因此走到展覽會的會場，已掩了半邊門，只放遊人出來，不放遊人進去了。鳳舉走到會場門口，正待轉身要走，忽然後面有一個人嚷道：金大爺怎樣不進去？鳳舉看時，是一個極熟的朋友，身上掛了紅綢條子，大概是會裏的主幹人員。因道：晚了不進去了。那人就說自己熟人，不受時間的限制，將鳳舉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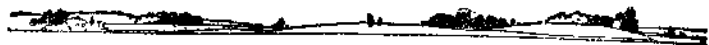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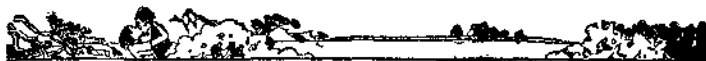
了進去了。走進會場看時，裏面許多隔架，陳設了各種美術品，裏面却靜悄悄的，只有會裏幾個辦事員，在裏面徘徊。其中有男的，也有女的，有兩個鳳舉認識的，和他點了點頭。鳳舉也就點了點頭，但是其中並不見有吳藹芳，至於誰是他的愛人，更是不可得而知了。因之將兩手背在身後，挨着次序，將美術陳列品一樣一樣的看了去。看到三分之二的時候，却把佩芳繡的那一架花卉找到了。鳳舉還記得當佩芳繡那花的時候，因為忙不過來，曾讓小憐替他繡了幾片葉子。自己還把情苗愛葉的話去引小憐，小憐也頗有相憐之意。現在東西在這裏，人却不知道到那裏雙宿雙飛去了。自己呢，這一回又在情海裏打了一個滾，自己覺得未免太沒有豔福了。心裏這樣想着，站定了腳，兩隻眼睛，只管注視着那架繡花出神，許久許久，不曾移動。這個時候，心神定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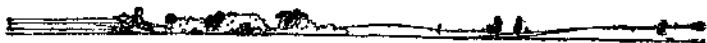
了。便聽到一種喁喁之聲，傳入耳鼓，忽然省悟過來，就傾耳而聽，這聲音從何而來。仔細聽時，那聲音發自一架繡屏之後。那繡屏放在當地，是朝南背北的。聲音既發自繡屏裏，所以只聽到說話的聲音，並不看見人。而且那聲音，一高一低，一強一柔，正是男女二人說話，更可以吸引他的注意了，便索興呆望着那繡花，向下聽了去。只聽到一個女的道：天天見面，而且見面的時間又很長，爲什麼還要寫信。又有一個男的帶着笑聲道：有許多話，嘴裏不容易那樣婉轉的說出來。惟有筆寫出來，就可以曲曲傳出。女的也笑道：據你這樣說，你以爲你所寫給我的信，是曲曲傳出嗎？男的道：在你這種文學家的眼光看來，或者覺得膚淺，然而在我呢，却是盡力而爲了。這是限於人力的事，叫我也無可如何呀。女的道：不許再說什麼文學家哲學家了。第二次你再要這樣





第六十七回

說，我就不依你了。男的道：你不依我，又怎麼辦呢？請說出來聽聽。女的忽然失驚道：呀！時間早過了，我們還在這裏高談闊論呢。女的說這句話時，和平常人說話的聲音一樣高大，這不是別人，正是二姨吳藹芳。鳳舉一想，若是他看到了我，還以為我竊聽他的消息，却是不大妙，趕緊向後退一步，就要溜出會場去。但是這會場乃是一所大殿，四週只有幾根大柱子，並沒有掩藏的地方。因之還不會退到幾步，吳藹芳已經由繡屏後走將出來。隨着又走出一個漂漂亮亮的西裝少年，臉上是笑嘻嘻地，鳳舉一見，好生面熟，却是一時又想不起在什麼地方會和他見過。自己正這樣沉吟着，那西裝少年，已是用手扶着那呢帽的帽沿，先點了一個頭。吳藹芳就笑道：呵！是姐夫。我聽說前幾天就回來了。會務正忙着，沒有看你去，你倒先來了。那西裝少年也走進前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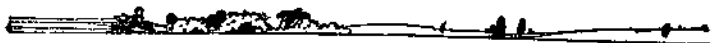
步，笑道：大爺，好久不見，我聽到密斯吳說，你到上海去了。燕西今天不會來嗎？他這樣一提，鳳舉想起來了，這是燕西結婚時候作賓相的衛璧安。便笑着上前，伸手和他握了一握手。笑道：我說是誰，原來是密斯脫衛，好極了，好極了。鳳舉這幾句話，說得語無倫次，不知所云，衛璧安却是不懂。但是藹芳當他一相見時，便猜中了他的意思，及至他說話時，臉上現出恍然大悟之色，更加明白鳳舉的來意。却怕他儘管向下說，直道出來了，衛璧安會不好意思，便笑道：姐夫回來了，我……藹芳說到這裏，一個們字，幾手連續着要說將出來。所幸自己發覺得快，連忙頓了一頓，然後接着道：應該要接風的。不過上海這地方，有的是好東西，不知道給我帶了什麼來沒有？鳳舉耳朵在聽藹芳說話，目光却是在他兩人渾身上下，看了一週。藹芳說完了，鳳舉還是觀察着未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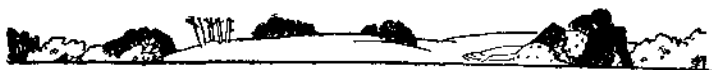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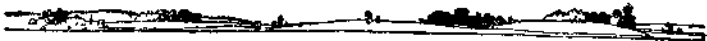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回

口裏隨便答應道：「要什麼東西呢？等我去買罷。」藹芳笑道：「姐夫，你今天
在部裏喝了酒來嗎？我看你說話有點心不在焉。」鳳舉醒悟過來，笑道：「
並不是喝醉了酒，這陳到品裏面，有一兩樣東西，給了我一點刺激。我
口裏說着話，總忘不了那事。哦！你是問我在上海帶了什麼禮品沒有
嗎？說着，皺了一皺眉頭，歎一口氣道：「上海除了舶來品，還有什麼可買
的？」上一次街就是舉行一次提倡洋貨。藹芳笑道：「姐夫，你不用下許多
轉筆，乾脆就說沒有帶給我，豈不是好？」我也不能綁票一樣的強要啊。
鳳舉笑道：「有是有點小東西，不過我拿不出手。那一天有功夫，你到舍
下去玩玩，讓你姐姐拿給你罷。最好是密斯脫衛也一同去，我們很歡
迎的。」衛璧安覺得他話裏有話，只微笑了一笑，也就算了。鳳舉本想還
開幾句玩笑，因會場裏其他的職員也走過來了，他們友誼是公開的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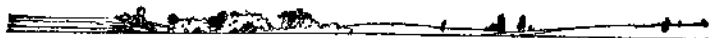


愛情却未曾公開，不要胡亂把話說出來了。因和衛璧安握了一握手道：今天晚了，我不參觀了，那一天有功夫再來罷。說畢，便走出會場來了。吳藹芳往常見着，總要客客氣氣在一處多說幾句話的。現在却是默然微笑，讓鳳舉走去。鳳舉心裏恍然回得家來，見了佩芳，笑道：果然，你妹妹眼力不錯，找了那樣好的一個愛人。佩芳笑道：你出乎意料以外罷。你看看他們將來的結果怎麼樣，總比我們好。鳳舉正有一句話要答覆佩芳，見他兩個眉頭，幾乎皺到了一處，臉上的氣色，就不同往常，一陣陣的變成灰白色，他雖極力的鎮靜着，似乎慢慢的要屈着腰，才覺得好過似的。因此在沙發椅子上坐了一會，又站了起來，站了起來，先靠了衣櫥站了，復又走到棹子邊倒一杯茶喝了，只喝了一口，又走到床邊去靠住。鳳舉道：你這是怎麼了？要不是……佩芳連忙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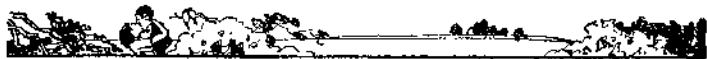
站起來道：「不要瞎說，你又知道什麼？」鳳舉讓他將話一蓋，無甚可說的了。但是看他現在的顏色，的確有一種很重的痛苦似的。便笑道：「你也是外行，我也是外行，這可別到臨時抱佛腳，要什麼沒有什麼。寧可早一點預備，大家從容一點。」佩芳將一手撐着腰，一手扶了棹沿，側着身子，皺了眉道：「也許是吃壞了東西，肚子裏不受用。我爲這事，看的書不少，現在還不像書上說的那種情形。快開晚飯了，這樣子，晚飯我是吃不成功的，你到外面去吃飯罷，這裏有蔣媽陪着我就行了。」鳳舉道：「這不是鬧着玩的。書上的話，沒有實驗過，知道準不準？你讓我去給產婆通個電話，看他怎樣說罷。」佩芳道：「那樣一來，你要鬧……一句話不會說完，深深的皺着眉哼了一聲。」鳳舉道：「我不能不說了，不然，我負不起這一個大責任。說畢，也不再徵求佩芳的同意，竟自到金太太這邊來。」





金太太正和燕西梅麗等吃晚飯。看到鳳舉形色倉惶走了進來，就是一驚。鳳舉叫了一聲媽，又淡笑了一笑，站在屋子中間。金太太連忙放筷子碗，站將起來，望着鳳舉臉上道：「佩芳怎麼樣？」鳳舉微笑道：「我摸不着頭腦，你老人家去看看也好。」金太太用手點了他幾點道：「你這孩子，這是什麼事，你還是如此不要緊的樣子。」金太太一走，燕西首先亂起來，便問鳳舉道：「什麼事？」是大嫂臨產了。鳳舉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我看他屋子裏起坐不安，我怕是的，所以先來對母親說一說。」燕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還有什麼疑問，一定是的。」你還不趕快打電話去請產婆。產婆不見得有汽車罷，你可以先告訴車房，留下一輛車子在。家裏。鳳舉道：「既是要派汽車去接他，乾脆就派汽車去得了，又何必打什麼電話？」在屋子裏，梅麗是個小姐，清秋是一個未開懷的青春少婦，





自然也不便說什麼。他兄弟兩人，一個說的比一個緊張，鳳舉也不再考量了，就按着鈴，叫一個聽差進來，吩咐開一輛汽車去接產婆。這一個消息傳了出去，立刻金宅上下皆知。上房裏一些太太少奶奶小姐們，一齊都擁到佩芳屋子裏來。佩芳屋子裏坐不下，大家擠到外面屋子裏來。佩芳皺了眉道：我叫他不要言語，你瞧他這一嚷，鬧得滿城風雨。金太太走上前，握了佩芳一隻手，按了一按，閉着眼，偏了頭，凝了一凝神，又輕輕就着佩芳耳邊，輕輕的說了幾句，大家也聽不出什麼話，佩芳却紅了臉，微搖着頭，輕輕的說了一個不字。二姨太太點了點頭道：大概還早着啦。這裏別擁上許多人，把屋子空氣弄壞了。大家聽說，正要走時，家裏老媽子提着一個大皮包，引着一個穿白衣服的矮婦人來了，那正是日本產婆。這日本產婆後面，又跟着年紀輕些的兩個

